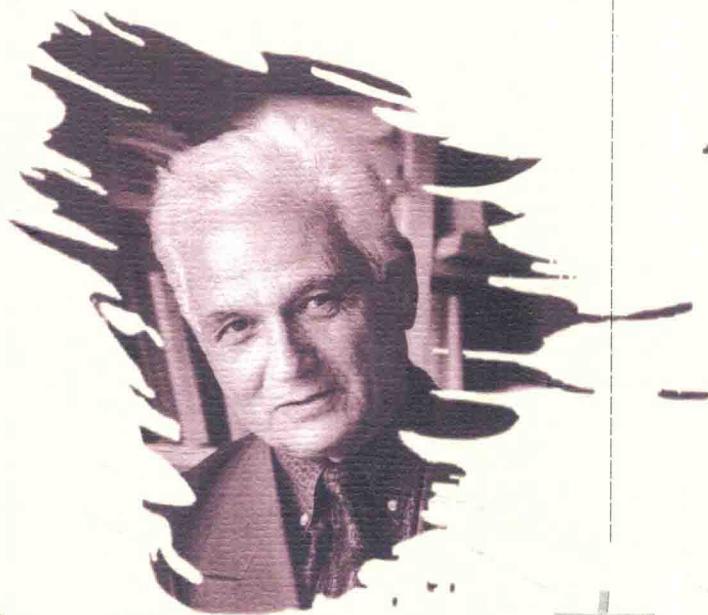


卢德友 著

只宽恕「可能宽恕之事」，那就不是宽恕了。宽恕「可宽恕的」那太容易了。宽恕意味着宽恕「不可宽恕」之事。宽恕是对不可能性的反思。



德里达
Derrida

大家講書

德里达

卢德友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Derrida

图书代号：SK16N14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里达 / 卢德友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887-7

I. ①德… II. ①卢… III. ①德里达 (Derrida, Jacques 1930—2004) — 传记 IV. ①K83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1776号

德里达 DELIDA

卢德友 著

责任编辑 王奉文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 × 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887-7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3879 传真：(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或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序言 / 001

第1章 为学人生 / 004

个人生平 / 004

不甘寂寞 / 008

两桩公案 / 010

第2章 后现代主义 / 013

思想内在倾向 / 013

谁开理论先河 / 022

解构引领风潮 / 026

第3章 传说中的解构 / 031

解构的缘由 / 031

逻各斯的覆灭 / 034

语音无优先 / 038

第4章 翻译的流动不羁 / 044

姗姗来迟的意义 / 044

在忠实与自由之间 / 049

抵制翻译 / 053

第5章 宽恕的有无之境 / 058

从有始到有终 / 058

宽恕无需理由 / 062

将宽恕进行到底 / 066

第6章 不再神秘的宗教 / 071

上帝没有专宠 / 071

宗教何以回归 / 076

福音即将来临 / 081

第7章 友爱的政治学 / 086

距离产生爱 / 086

民主无条件 / 091

对他人负责 / 097

第8章 法律与正义 / 102

法律的神秘权威 / 102

暴力是柄双刃剑 / 107

解构就是正义 / 113

第9章 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 / 120

马克思的幽灵们 / 120

我们都是继承者 / 126

理想社会的追求 / 132

第10章 时代的献礼 / 139

中国情缘 / 139

世界公民 / 143

附录

年谱 / 148

主要著作 / 150

参考书目 / 152

序 言

雅克·德里达（1930~2004），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极富个性的后现代主义者。

在20世纪最具国际声誉哲学家的行列中，德里达无疑始终占据重要一席。深邃的思想洞察、开放的理论空间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乃是德里达蜚声国际的重要因由。德里达一生笔耕不辍、成果丰盛，其出版的著作、讲演录、谈话录等不下八十部，影响波及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学、法学、宗教学、人类学、美学、语言学、社会学乃至数学等众多领域。其中，德里达所开创的“解构”一词，也风靡现代建筑风格、时装设计等行业。更为有趣的是，在商业色彩浓郁与追求票房数额的现代电影制作中，以某位哲学家为题材的影片实属罕见，但德里达却享受了这一殊荣。继1999年法瑟拍摄的电影《德里达在别处》之后，迪克和科夫曼于2002年又拍摄了电影《德里达》，似乎德里达不仅活跃在哲学圈内，也活跃在世界公共生活舞台上。实际也是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德里达运用解构理论经常对政治、法律与宗教等现实问题发表看法，并在全球化与差异性、大学改革、种族歧视、女性主义、恐怖主

义、电影、媒体、戏剧乃至第三世界的饥饿问题上都表明自己的立场，体现了一个思想家对于时代所肩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德里达关于这些现实问题的阐说之中，随处可见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论良心。

思想不能超出思想者所处的时代，正如人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肤一样。黑格尔把哲学看作“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也将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可见，哲学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精神内容，受到一定时代的特定现实即社会存在制约。与哈贝马斯、福柯、利奥塔等同时代的哲学家一样，德里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作出了哲学家独具特色的思考。然而，在多数人看来，德里达深邃眼神所透露出的，满是晦暗艰涩的理论。毋庸置疑，德里达是深刻的，但同时也是难懂的。我们东方人，往往习惯将谈论的对象看成一个直观存在的东西，这已经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我们或者有时根本不知道德里达究竟在谈论些什么而放弃阅读，或者主观塑造出一个自己认为的德里达。倘若说东方人因思维方式的惯性而难以理解德里达，那么，西方人应该可以吧。其实不然，德里达恰恰是要反对西方思维方式中最本质的东西，他总是对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进行彻底反拨，使人们顿时哑然、迷茫甚至抓狂。这也是德里达在西方学界一度遭受批评的重要原因。

德里达注定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当我们走进德里达，打开他那广阔精深而又晦涩难懂的理论世界，顿感茫然不知所措：西方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几乎都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世界也变得那么捉摸不定，就连我们曾笃信的思维模式、生存支点以及日常观念，都无一幸免地被纳入解构范畴之中。总之，人们习以为常的许多概念和基本命题，甚至是悠久的文化传统都被动摇了，德里达让许多人处于尴尬之中。

然而，在解构理论的革命性启发下，当代哲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同时，在事关我们实际生活的许多领域中，德里达都

不乏真知灼见。我们尽可以不认同德里达的某些理论观点，但我们对他深刻的理论洞察表示钦佩。在我们这个缺乏深刻思想的时代，德里达以其思想的力量为时代献礼。终归而言，德里达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绕开的哲学家，每一个想要把握时代脉搏的人，都不应当对德里达的努力视而不见，而应从他那里获得持续的灵感。正是由于德里达的出现，正是由于他的哲学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更多的人将行走在追寻真理的路途中。

第1章

为学人生

德里达是一个思想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作为思想家，德里达著作等身，解构一切传统，在国际知识界掀起波澜、斩获声望；而作为平凡人，德里达经历坎坷，历尽生活沧桑，在命运征途中追求真理、洒脱人生。在德里达的人生轨迹中，前半生伴随着艰辛与困境，后半生则充满争议与荣耀。

个人生平

雅克·德里达，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南郊的避暑胜地埃尔-比亚尔，他的父亲埃梅·德里达，是一家葡萄酒和烈性酒公司的推销员，他的母亲乔吉特·萨法尔，是一位善良的犹太妇女。德里达从小将法语当作母语，完全不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也没有受过犹太教的完备教育。相反，他熟悉的是拉丁文化背景下的基督教和法国文化。对于生长在小资产者家庭的德里达来说，幼年的生还算是富足，这使他在衣食无忧的同时还有机会接受法国式的现代教育。德里达来自一个犹太家族，这个家族之前从东方迁移到阿拉伯地区，因此德里达的父亲具有东方文化的背景。这样，德

里达从小就受到东方文化的熏陶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夹杂其中的还有阿尔及利亚本土化的思想。如此复杂的文化背景，与德里达后来的哲学思想直接相关，如他拥有复杂的思想立场，寻求精神家园的归属，等。在强势文化的作用下，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德里达精于法语，却没有学好阿拉伯语。

1935~1941年，德里达就读于埃尔-比亚尔小学。六年期间，调皮贪玩、成绩一般，基本看不出任何出众之处。1941年德里达进入本-阿克努高级中学，不料次年十月就遭遇强烈的反犹浪潮，当近两万名的犹太裔学生被维希政府赶出学校时，德里达也没有幸免于此，同时，德里达还由于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而屡遭欺凌与迫害。在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一百多年间，尽管当局采取了同化政策，但是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的身份仍然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即使在犹太人被授予公民权之后，在等级差别基础上的反犹太主义还是一直存在。作为犹太人，德里达少年时期所蒙受的创伤和耻辱不难想象。自1942年6月起，年仅12岁的德里达，和他的许多犹太同学一样，发现自己被强行排除在国家教育之外。无奈之下，德里达只能被迫到一所犹太人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就在中学时代，德里达的文学才能逐渐显露出来，并在《北非评论》上发表诗歌作品。也就大约在那个时候，德里达开始大量涉猎卢梭、纪德、尼采、加缪等人的著作，一个13岁的少年就能悠游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可见，兴趣推动了他的思想早熟。尽管如此，那时候的德里达仍然没有明确的理想抱负，甚至想过将来要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或是演员之类。同时，德里达似乎总是不擅长考试。1947年6月，他参加中学会考，以失败告终。1949年，他第一次离开出生地阿尔及尔远赴巴黎。在此之前，他的活动仅限于随父亲乘车旅行，范围基本上也就是在家乡附近。同年，他报考盛产文学家与哲学家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但又一次落败。连续两次的失败，使正处于

青春期的德里达相当失落，情绪一度陷入低谷，不巧的是身体状况也随之恶化，他不得不回到家乡休养三个月。

经过三年的准备，1952年，德里达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巴黎高师，并拜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的门下，从此走上一条艰难探索的学者之路。在他的为学之路上，导师阿尔都塞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人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一旦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与兴趣所在，剩下的就只有加速度地前行了。1953年，德里达选修了福柯的课程，两人从此成为朋友。同年，德里达获得了索尔邦大学的文学与哲学学位。次年，因写作毕业论文的需要，德里达前往比利时卢汶大学的胡塞尔档案馆，对德国哲学家、20世纪现象学的奠基者和缔造者埃德蒙·胡塞尔的文献进行深入研读，写成了他的毕业论文《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为谋取教职，德里达于1955年参加法国大、中学哲学教师考试，可惜因口试成绩欠佳而未能成功。1956年，德里达方才通过了这一考试，取得哲学教师的资格，随即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一年。1957年6月，他在波士顿与玛格丽特·奥库蒂里埃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之后，德里达回到阿尔及利亚服了两年的兵役。这项义务，德里达是在非军事化的环境里完成的——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所小学里教了两年书。

1959年，德里达在索尔邦大学担任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保罗·利科的助教。三年之后，德里达将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翻译出版，并为之写了长篇导言，该书为德里达在哲学界带来了一定的声誉。1964年，应著名哲学家依波利特和阿尔都塞之邀，德里达重返巴黎，在母校巴黎高师担任助教一职，并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年。其间，他于1980年在巴黎索尔邦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取得博士学位。1982年，德里达应法国政府委托筹建国际哲学学院，并于次年担任该院的首任院长。此后，德里达的国际知名度日益提高，不断应邀到

世界各地讲演。

2001年秋天，德里达来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学术之旅，先后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上海社科院，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欢迎。在访问期间，德里达做了两次专题学术演讲、六次座谈讨论会，主题涉及他近年来关注的宽恕、死亡、友谊、大学、赠予，以及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九一一”事件发生的时候德里达恰好在上海，他以哲学家敏锐的洞察力预言美国将对内实行警察统治，对外发动战争，可惜历史就这么不争气地被德里达所言中。2003年秋，德里达与哈贝马斯、罗蒂等人联名发表文章，谴责和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单边主义政策，体现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

2004年10月8日，巴黎阴雨延绵的深夜，雅克·德里达永远闭上了他那双睿智的眼睛——因胰腺癌在巴黎一家医院去世，享年74岁。

这位对人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大师逝世，整个欧洲和北美思想界都为之震动，人们无不为之悲恸惋惜。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德里达毕生对法国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正是有了他（德里达），法国才给整个世界贡献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对当代知识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德里达的离世，被法国媒体视为自1980年让-保罗·萨特逝世以来，法国学术界最重大的损失。德里达去世以后，法国的电视台和电台整个周末都在播放德里达的生平、他生前的演讲以及友人对他的回忆，还诵读他的作品。法国最有威望的报纸如《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等，都不惜以最大篇幅报道德里达去世的噩耗。

不甘寂寞

无论处于何种境遇，德里达天才般的思想总能发出夺目光彩，只是有时可能需要积蓄和等待。1964年起，德里达获巴黎高师的助教职位。尽管在此职位上干了整整二十年，他并没有就此甘于平庸、默默无闻。恰恰是在这看似平淡的二十年，德里达在学术与声望上硕果累累。

其间，他应邀赴美国参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讲演，批判了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哲学，从此名声大振而一跃成为公众人物。1967年，德里达相继出版了《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全面完整地阐发其解构主义的主张，奠定了他作为解构主义大师的地位。五年之后出版的《播散》《哲学的边缘》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这些著作在国外学界的翻译与传播，使德里达进一步跃升为国际公认的哲学家。之后，德里达受邀在纽约、伦敦、柏林、布鲁塞尔等地讲演，被哥伦比亚大学、卢汶大学、艾塞克斯大学等著名高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并先后当选为纽约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等，还被美国耶鲁大学、西北大学、康奈尔大学、纽约城市大学等著名学府聘为客座教授。1968年，当轰轰烈烈的巴黎“五月风暴”来临之时，德里达并未置身事外，而是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运动，此举不仅集中体现了他激进的反传统气质，而且让世人初步认识他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

这二十年，德里达出版了十几部专著，在欧美知识界掀起一场巨大的解构主义狂潮，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但这二十年，也是他在国内哲学界备受排挤、不得不游走在哲学边缘的

艰难岁月。正是他的思想充斥着浓郁的反体制特征，在常人看来太离经叛道，导致他的学术与晋升不仅受到政府部门的阻挠，就连原本支持他的同行们也逐渐对他进行围攻和打压。由于得不到国内主流哲学界的认可，德里达几次想进入法兰西科学院的努力，都因众人排挤和反对而付诸东流。在国际上，德里达遇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比如，在剑桥大学即将投票表决是否授予德里达名誉博士学位时，竟然遭到了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法国等多国学者的联名反对。这些反对之声使剑桥大学感到来自国际学界的压力，也使德里达本人受到诸多学术批评。这种情况下的德里达正好印证了那句话：哲学家总是孤独的。最终，以尊重学术而闻名的剑桥大学还是顶住压力，决定授予德里达名誉博士学位。

德里达在 20 世纪中后期掀起巨大思想波澜，不仅使他成为欧美知识界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也成为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其核心概念“解构”所向披靡，从哲学广泛渗透到艺术、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甚至建筑等领域。德里达是一个喜欢论争且不断挑起论争的人，而引起争论或成为争议的焦点就难免会受到批评，但德里达的激情却没有因此而消退。在不同场合、不同语言中，德里达总是不知疲倦地解释、发展、重申他的种种思考，承担起他作为思想家、作为介入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对时代所应担负的责任。他谴责种族隔离，批评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抗议法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暴行，反对死刑，痛斥国家恐怖主义，无论这些行为是出于何种因由。对在西方社会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冠冕堂皇而又大行其道的依附理论和从属论调，德里达自始至终都持批判态度。在运用令人叹为观止的思想资源中，德里达指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未来命运，即 20 世纪末逐渐为人所知的世界新秩序。

饱受争议的德里达，谨慎地防止自身被纳入体制，尽管时

常游走于法国主流哲学的边缘，甚至招致国内外的诸多批评与责难，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具有尊重思想、尊重思想家传统的法兰西还是承认了德里达，并给予他极大的社会关注。例如，1981年德里达在捷克斯洛伐克遭人陷害入狱时，法国总统密特朗责令政府全力以赴进行交涉，及时将德里达解救回国。

60年代以后，德里达丰富的精神之旅，更多的是在文学话语的激情与灵性之中进行。德里达本人多次坦言，他在无根地浪游，并有意靠近先知的言说，他的持久兴趣在文学上。他的文字像一阵知识狂潮迎面而来，每个面对他的人都受到震撼。在哲学之外的广泛领域，德里达不仅建树颇多，而且也影响深远。

两桩公案

一般关于德里达生平的介绍，几乎都会提到事关他的两桩公案，因为在这著名的两桩公案中，德里达作为思想家所具有的宽容大度与勇敢正直，都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一件涉及“海德格尔丑闻”，另一件是关于“保罗·德·曼事件”的，实际上，两起事件都与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受迫害有关。

1987年，维克多·法里亚斯一本名为《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书出版，该书揭露了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与纳粹曾有合作，并在战后一直对此保持沉默。更有甚者，有人将海德格尔的某些演说内容与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相对照，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为纳粹提供了理论依据。法里亚斯的书一出版，不失为扔下一颗重磅炸弹，顿时在法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主张“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伟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光辉形象瞬间受到灾难性的重创。法国的媒体纷纷对海德格尔进行全面讨伐，法国两位哲学大师利奥塔与